

檔案編號：OS014

訪談對象：李昆澤（前台權會總幹事，1989-1991）

口訪日期：2012年8月11日

口訪地點：高雄市李昆澤立委服務處

訪談人：嚴婉玲

我是1964年生，宜蘭人，國中畢業之後到電器行當學徒，高中念補校，當兵在宜蘭金六結當班長，退伍後在製衣廠當修理師傅，26歲考上輔大歷史系，1988年來台北讀書，參加學運、社運，當時許多社運後勤都是台權會在支援，所以當學生時就與台權會有很多接觸、很熟悉。後來，我就變成台權會的工作人員去協助這些社運團體的後勤。

台權會1984年成立時我就知道，我們這種政治犯的家屬對台權會都很熟悉，一般社會大眾都覺得它是民主運動救援政治犯的重要組織。我進去工作後，跟很多學生跟人權工作者接觸，才知道台權會的工作內容不只政治權，還有社會權等等。像1990年的人權報告就不只注重自由權，這是首度出現社會權的人權報告包括：兒童、婦女、原住民，1989年以前的人權報告都還只有基本的自由權。

我那時是先接觸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，畢竟當學徒、當工人也當了六七年，對弱勢工人比較重視。但我很小就接觸到政治和選舉，林義雄第一次選省議員就有幫忙。方素敏第一次選增額立委補選時，選區很大，包含宜蘭、基隆、台北縣，那是我第一次助選，開著一台車到處去。

我剛進來工作人員有鄭自才的太太和王燕美，她是現在的花蓮縣議員，有幾個月只有我一個工作人員，本來台權會跟台美交流基金會是共用新生南路舊址的2樓，後來台美交流基金會要收回，我們才搬到九樓。我一進來先接幹事，1990年3月發生野百合學運，學生在廣場上有需要帳篷和各種行政支援，我們就扮演協助的角色。當時社會有很多重大的人權議題，像死刑，那時發生馬曉濱案件，他雖然綁架並未傷害被害人的身體，但仍被判唯一死刑，我們就推動救援馬曉濱，後來社會也漸漸接受綁票未撕票可不被判死刑。那個階段是軍人組閣，強調治安內閣，強調在特別刑法跟刑法中有很多死刑，而我們要讓社會了解要尊重生命，不是只靠殺戮來防止殺戮。

當時運動方式包括開記者會、到立法院遊說立委，我們還第一次到總統官邸前面陳情。論述文章有一些是我寫的，有一些是我弟弟寫的，還有很多是我們的執委或法律學者寫的。

1990年的刑求案件也層出不窮，治安內閣除了大用死刑外，還有掃黑，也把很多社會運動人士打成流氓，說他們是工運流氓、環保流氓、政治流氓。言論自由也有很大的問題。那幾年海外黑名單的救援，台權會幾乎全程參與，像李應元、郭倍宏、王康陸等人我都有救援到。

我們跟其他運動團體也都保持密切聯繫，民進黨成立比台權會晚，台權會成立時是以人權救援為主，關懷政治犯成為台權會很重要的工作，民進黨跟台權會確實關係密切，但台權會推動的工作很明確是以人權為主。那時參與的人非常多，像鄭欽仁教授、李永熾教授、李勝雄律師，他們都是重視人權的專家學者。1990年左右是關心政治犯人權，後來關心到校園、軍隊人權，也直接關心到社會權，此時關心的主題就已經與政治有所區別。

我在台權會時的捐款情況還不錯，主要是靠募款餐會跟一般捐款。我們跟「關懷中心」還是有點不一樣。周清玉的「關懷中心」早期做得比較多，但主要是以美麗島受刑人家屬的關懷為主，後來台權會成立後，從早期的政治犯到當時的許蔡案、黃華、施明德等人都有接觸。「關懷中心」主要是政治犯與其家屬的關懷，台權會則擴大到返鄉黑名單及特殊領域的人權。我們跟「中國人權促進會」也沒什麼競爭關係，他們主要是在人權理論的推動，台權會則努力從各方面實踐人權救援。我們關心的議題都是經過執委會討論，當然民眾也會來陳情。當時關心監獄人權主要是掃黑的問題，還有受刑人的人權問題。軍中人權除不當管教外，還有軍隊內政黨傾向的問題。

議題的來源主要就是民眾陳情、律師要求及當時重要的新聞議題。我們通常會召開記者會，在公開的人權報告裡面也有提到台灣社會的情況和我們的工作情形。而參與的人員除了我們的工作人員，還有很多學者或學生也有參與。當時台權會主要的工作還是在政治人權部分，像返鄉黑名單是我們當時的重點。海外黑名單的這些運動人士們要回來，會碰到一些問題，台權會就會協助開記者會找民代，但回來的方式主要還是台獨聯盟的策動為主，台權會還是在聲援及救援的部分發揮功用。

我是1991年底離開台權會去環保聯盟工作，謝三泰是我們工作時討論的重要夥伴跟重要紀錄者，我們雜誌的照片都是他提供，而且是無償提供，《人權雜誌》當時是兩個月出一期，1990年主要是死刑的部分，1991年都是返鄉的議題，但也開始出現老人、兒童的人權問題。我們在1990年之初就開始討論這些特殊人權，這個意義主要是在那個階段開啟這樣的討論，讓社會大眾去意識到這些事。我們跟海外的民主人士當然有密切的接觸，主要是台獨聯盟。施明德當時剛出獄，他在獄中待了二十五年，他出來就是一個最好的現身說法，所以

很快也當上台權會會長，我後來就逐漸朝向不同領域的方向去發展了。

現在的台權會已經朝向更多元的人權議題討論，已經更成熟了，而且跟民進黨的這群人完全不同，這是我們感到很欣慰的部分，這個社會，政黨可以輪替，人權是不能輪替的。